

李木生

## 寂寞今夜更怀念

“

“浓眉黑须现眼帘，寂寞今夜更怀念”——病

中写《鲁迅与山本初枝》，体会1936年12月日本女诗人、短歌手山本初枝为鲁迅写下这两句短歌时的悲思心情。这种悲思是无以释解的，如同两个多月前的10月19日、得到鲁迅死去噩耗失声痛哭也不能缓解悲思一样。

作为热爱中国文化的诗人，山本初枝在日本是寂寞的，她是侵略战争热浪中的逆行者，渴望和平；作为女人，她仍然是寂寞的，常常要航行的船长丈夫并不把妻子的创作放在心上。但是她在上海的内山书店遇见了鲁迅，并在书店的漫谈会上与鲁迅相知。小鲁迅17岁，她几乎是以晚辈的心情接受这种美丽的邂逅；而鲁迅，则敏感到她的寂寞与天然般的敬重亲近以及少有隔阂的对于文学艺术的相通，并投之以带点师长味道的恤悯。

山本初枝最早出现在鲁迅的文字里，是1931年5月31日的日记：“山本夫人赠海婴以奈良人形一合。”奈良人形也叫奈良一刀雕，凿刻勇野，敷以鲜浪细密的五彩，跃动着天真烂漫的生机。此后直至逝世，鲁迅日记中记载山本初枝的信息就有120多条。两天后的6月2日，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在功德林请客，被邀者鲁迅、增田涉、郁达夫等人之外，还有山本初枝。这是他们的第一次“饭局”。而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争爆发，鲁迅全家并周建人一家都躲避在内山书店的楼上避难，同来避难的还有山本初枝与她的儿子。山本初枝后来回忆时，仍然珍藏着这样的镜头：炮火声中，她与鲁迅都各自抱着自己的儿子。这样朝夕相

处的七天，使他们有了患难与共的时光。战事稍息，山本初枝准备回国，鲁迅便于7月3日在知味观为山本初枝设宴饯别。5日，山本初枝登门辞行，赠送海婴一辆脚踏车，并向鲁迅求字留念。6天之后的11日，鲁迅便为山本初枝书写下两幅诗作，请内山完造转寄给在日本的山本初枝。一首录自《为了忘却的纪念》：“惯于长夜对春时，挈妇将雏有丝……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另一首是专为山本初枝所作《一二·八战后作》：“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寂然”二字，道出了分别后的寂静与寂寞，平安的祝福也就平实而真挚。挂牵总是双向，刚到日本的山本初枝便写信问候平安，得到鲁迅平安的确信后，她迅即写下一首短歌，这样的诗句同样平实而真挚：“战火分离各东西，鲁迅无恙心欢喜。”

信任是人类快乐的源泉之一，这在山本初枝与鲁迅的关系中，再度得到证明。多少在上海寻不到的书刊，鲁迅会托付山本初枝在日本辗转购买，如《版艺术》，即使购重，也要“珍藏”。1934年9月23日鲁迅给初枝的信中说：“《版艺术》日前收到。这本我已有了，但你送我的还是要珍藏，正如富翁不嫌钱多一样。”鲁迅对他人，尤其是女性的辛劳与济惠，从不忽略，总是设法回报，可谓体贴入微。1932年11月13日至30日鲁迅回北京探母，12月15日便写信向初枝报告：“买来写信用的笺纸，已托内山老板送上两盒，想来你正可用来自写和歌……也曾留意想买些玩具送给正路君（初枝的儿子），但没有看到合适的，只好再候机

会了。”两盒写诗用的信笺，不知初枝是否舍得用过？初枝为她的老师土屋文明向鲁迅求一幅书法，鲁迅没有迟疑，很快便写下一首《无题》寄到初枝的手上，上乘的诗句与一流的书法，都让其成为珍品——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初枝笔名“幽兰”，这枝播芳馨的“清采”，是否就有着初枝的影子？

书信成了他们交流与联系的主要方式。书信也成了他们的一面心镜，照见彼此，也照见社会。数年间，初枝写给鲁迅50封信，鲁迅回复26封，至今初枝的信没能留存，而收在《鲁迅全集》中鲁迅的回复，则有22封。信的内容真可谓无法不谈，特别丰富。有对于专制政府的势不两立，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1933年6月25日）；有关于新搬住处的实况“转播”，“我这次的住处很好，前面有块空地，雨后蛙声大作，如在乡间，狗也在吠，现在已是午夜二时了。草草顿首”（1933年7月11日）；有关于孩子的实时再现，“孩子也患流行感冒，经须藤先生诊治，今天才好。他正在闹脾气，我将你赠送的玩具给了他，他很高兴。你送给他脚踏车的事，他还记得”（1934年3月27日）。从鲁迅的回复我们还可以想到，劝说与期待鲁迅前往日本疗养，是山本初枝信中常有的内容，“我也想看看日本，但不喜欢让人家招待。也讨厌让便衣盯梢，只想同两三位知己走走”（1933年4月1日）。当然还会说到上海的寂寞，从1933年3月1日的“上海仍寂寞”，到1934年1月11日的“上海还是很寂寞”，10个月中，信中竟有5次出现上海寂寞之语，这既是外部环境一副肃杀之气的寂寞，又是初枝离开后的寂寞。1934年，初枝痛苦于丈夫的外遇，并就此询问鲁迅孔子是否也会这样、男人是否都是如此等问题。鲁迅理解初枝的痛苦与挣扎，却又回答得客观谨慎：“君子闲居为不善。孔夫子漫游一生，且带了许多弟子，除三可疑之点，大体还可以，但如果闲居下来，又当如何？我实在不能保证。尤其是男性，大概都靠不住……”

人格魅力与人性的温暖，还有他寄托于庞大精神创造里的爱，以及一个男子所能拥有的最为无畏的勇敢，都深深地吸引着这位异国的女子。从1932年到1936年，山本初枝先后专门为鲁迅写下29首短歌，首首发自肺腑。“鲁迅来鸿多慨叹，著作向世表雅”，“居家在毗邻，鲁迅常与共，相处又相宜，今思尤有幸”……1933年1月，山本初枝家中失盗，鲁迅的手书原件尽皆丢失，初枝异常痛惜。鲁迅知道后，就以轻松的口气去信安慰她：“我的信札之类并无什么价值，随它去好了，偷去的人看了，定会大为恼怒的，于他也确是不幸的事。”后来，丈夫离世，自己又不能让仅有的儿子过上富裕的生活，但寂寞的山本初枝始终将与鲁迅的友谊视为她一生的精神财富，直至她1966年离开这个曾经与鲁迅共同存在的世界。

1932年11月7日，鲁迅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说，“倘使双方都出来漂流，也许会在某地相遇的”。如今，两颗都在天地间获得了自由的灵魂，是相遇于高山还是相逢于大海？



房晓燕

## 春天的故事 (外二首)

院子里  
堆的雪人不见了  
那颗被当作眼睛的种子  
发了芽

燕子修剪着白云  
天空变得温柔  
桃花杏花怒放着  
议论着一些关于颜色的话题

温度和湿度刚刚好  
适合在一杯茶水里遐想

日子变得慵懒  
总想早点入睡  
做一些春天以外的梦想

常在母亲喊我吃饭的声音中  
回到童年

放学后去打猪草  
篮子底下那根撑起的树枝  
是为玩耍作弊的证据  
养几只蝌蚪  
看它褪去尾巴长成青蛙  
日子也跟着蜕变

坐在灶膛前咽着唾沫  
等着  
母亲做的就要出锅的榆钱儿饭  
那时候  
可口的东西真多

## 我的田野

守在自己的田野  
秉持着父母的言传身教  
追随节气  
耕种  
收获  
让日子舒展完美

阳光  
雨露  
会让种子饱满  
我用虔诚丈量着成熟的距离  
一遍遍演绎着  
汗滴禾下土的情节

种下梦想  
守望  
听见翅膀抖动的声音  
如茧中的蝶，缓缓  
做着起飞的准备

## 在地里劳作有感

在地里劳作时  
脑海里  
总会打捞起一些句子  
攥在手里  
揉搓出泥土的气息

握着锄头的手也握一支笔  
田里种上五谷  
在心里播种远方和诗

梦想如蒲公英一样  
发芽，开花，然后要去飞翔

寻找一片适合生长的原野  
丈量  
大地与天空的距离

薛原

## 这儿有你一卦

世上太过诧异的事情，未必是真实的。理儿明白，但是在遇见诧异事情之初，还是会信以为真。

一九九六年秋那个遥远的下午，我和同事老郭出差，来到峨眉山下的一座小镇。连日的奔波劳顿，老郭已疲惫不堪，找到一家旅馆，鞋都没顾脱就一头扎到床上。我说时间还早，咱俩到小镇上逛一逛。老郭忙摆手，一个小镇子有啥逛头，我得抓紧眯一觉，晚上好有精神儿。看他和枕头亲热样儿，我不忍再劝，独自一人来到小镇上。

小镇不大，空气十分清爽，蓝蓝的天空，几缕白云如丝带飘过。我走进一条青石小巷，青石板铺就的石路，显露出岁月的痕迹，散发着一种幽亮。小巷时宽时窄，有些许落叶、落花、落果，毫无杂乱之感，反倒添些情趣。走出小巷，是片小广场。广场东边有座不大的寺庙，寺庙明黄色围墙外，有许多小商贩摆的地摊，卖奇石字画的，卖珍珠项链的，卖野生药材的，卖山核桃的，卖雨伞的，还有一个摆推算卦的，十分热闹。

我沿着地摊边走着，没想买东西，只是看看热闹。当我走过去算卦的摊位，算命先生喊住了我：老郭慢走，这儿有您一卦！

我对算卦一类小把戏不太感兴趣，没理会径直往前走。

“您我有缘，这儿肯定有您一卦。”算命先生的话从后面追过来。

我想继续走，脚下却茫然，与峨眉山有千里之遥，这儿怎么可能会有我一卦？我转身望着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摆摆手，示意我过去坐下，说如果这儿没有您一卦，我分文不取，倘若真有您一卦，请老板给个赏钱。

算命先生瘦削的脸上架一副黑框眼镜，花白的长发拢在脑后扎成马尾辫，他穿件褪色的蓝色中山装，上面口袋插了两只钢笔，身后贴着围墙放着个三十多公分宽，半米多高的小立柜，小立柜上下两个抽屉。在他摊前铺了张泛黄的半米见方帆布，帆布上面写着八个黑字：有缘之人，有你一卦。

我拗不过心中的好奇，坐了下来。算命先生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儿，“老板从何而来？”

“别称我老板，我呀，就一个跑腿的。”

“您今后定是个老板。从何而来？”

查晶芳

山东青岛。  
“尊姓大名？”  
“姓薛名原。”  
“出生年月？”  
“五七年六月十八。”  
“林海雪原，好名字。薛是薛仁贵的薛，五七年六月十八，要顺顺利发啊。”算命先生嗓门出奇的大，引得不少路人驻足观望。算命先生拉起我的手，仔细看了一会儿，侧身拉开小立柜上面的抽屉，又说咱俩有缘，这儿肯定有您一卦。

抽屉里放着许多张小卡片，算命先生翻了一会儿，皱皱眉头，关了抽屉，拉开下面抽屉，翻了一会儿，喜上眉梢，取出一张小卡片递给我：这儿真有您一卦。

卡片上写着：薛原，1957年6月18日生。属相：鸡。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没错，卡片上写的是那个人，就是我！

简直太诧异，太不可思议了。千里之外，峨眉山下，真有我一卦？！

我彻彻底底被震懵了，脑袋一片空白。算命先生连说带比划讲了十几分钟，我什么也没听明白，只是鸡啄米似地点头。

算命先生静下来，双手一摊，请老板随意给个赏钱。我二话没说，掏出两张百元钞票，恭敬递上。

我懵懵懂懂地回到旅馆，老郭还在睡。我躺在床上，脑子里还在折腾刚才那一卦。躺了一会儿，我一个激灵坐起来，算命先生能掐会算，堪称神人，何不去请他喝一壶，套套近乎，让他多给我指点一下迷津。我抓起外衣，匆匆赶往下午算卦的地方。到了那儿，天色近晚，算命先生已经走了。

当我沮丧地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无意间瞅见围墙上一块松动的砖头。松动的砖头离地面约三十公分，刚好在算命先生身后小立柜的位置。我走过去，抽出砖头，半跪身子，朝小洞口里看。围墙边上的杂草一片郁郁葱葱，唯有小洞口周围的杂草被踩平了，一张散落在草丛中的小卡片，晚霞下格外扎眼。我将砖头放回去，拍掉砖上的灰，快快不乐地回了旅馆。

老郭坐在旅馆客厅抽烟，他衣冠整洁，脸刮得净亮，跟白天萎靡不振的样子判若两人。他看到我，立刻从沙发上弹起来，我坐在这

儿等你老半天了，旅馆老板推荐了一家火锅店，说那家火锅店料足，味正。没等我回话，他拉着我走出旅馆的大门。

火锅店离旅馆不远，隔着一条街就能闻着诱人的香味。老郭平时不怎么喜欢吃辣，他知道我好吃这一口。旅馆老板推荐，我又喜欢，他做个顺水人情。

沸滚的火锅看上去像是一团火焰，我跃跃欲试，老郭执箸不前。我问老郭，你不喜欢吃辣，为何要来火锅店。老郭嘿嘿一笑，你喜欢就行，再说不好驳旅馆老板的面子。我说咱掏钱住店，驳谁面子。我瞅老郭一眼，你有事求他？老郭夹起一片羊肉，来了就得入乡随俗，该吃辣时就吃辣。

我夹起一片黄鳝片，放进火焰里涮了一圈，蘸着桌上小碗里的佐料，送入口后，最初的感觉是鲜，接下来的感觉是辣，辣得舌头麻酥酥的，像是有无数只小虫在轻轻地叮咬。我赶紧夹起一片菠菜，放到锅内打了一个滚后送入口中，霎时仿佛触电一般，顿觉辣味透心，不由连吸冷气，急忙抄起啤酒杯喝了两大口。

老郭要了份挂面投入锅中，待锅沸腾，我又涮起一箸毛肚片，两眼盯着，心里发怵，犹犹豫豫，不敢入口。老郭见状，忍俊不禁，说太辣就少吃点。我硬着头皮，将毛肚片入口，只觉得喉咙烧灼难忍，接着眼泪辣出来了，鼻涕辣出来了，汗辣出来了，我只好乖乖缴箸投降。

老郭半斤挂面入肚，拍着肚皮说，你吃的是细货，我吃的粗粮，看撑个肚圆。他斜眼看我，过会儿找个四川妹子消化消化食。

我可没那心思，下午所发生的事儿像一团乱麻缠绕在心头，理不出一点点绪来。

回到旅馆，老郭去找旅馆老板搭讪。我独自回房间，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白天发生的事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闪现，千里之遥的峨眉山下，真有我一卦？

我猛然起身，算命先生大声重复我的名字、小立柜的抽屉、活动的砖头、踩平的草丛、扎眼的小卡片……忽然间，我仿佛悟出了其中的奥秘。

算命先生那个小立柜抽屉里，人人都可有一卦。

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然而，有时候亲眼所见未必是真实的。

## 蜻蜓于掌心起舞

那天，我正在讲课，一只蜻蜓忽然停在了我左手拿着的书上。

呀！我忍不住轻轻叫了声。前排的学生很快看到了，他们和我一样惊异，一个个憋着嗓子喊着：“老师，老师，快捉住它呀！”我定睛看了看，小东西距离我不过半尺。圆圆的小脑袋，鼓鼓的眼睛像两颗绿宝石。微微颤动的翅膀，透薄如雾，又像黎明的清梦。我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着一只蜻蜓，有点莫名其妙。但我并不想捉它，只想让它和我的手合个影。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伸出右手，想从包里掏出手机，可包在我左手边，身子不能动，只能越过左手去拿。我几乎屏住了呼吸，可还是惊了蜻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飞出了窗户，融入那绿茵茵的草地……

唉，这可爱的小生灵，和那只斑鸠一样，只和我打了个照面，便匆匆离去。于我，却是惊鸿一瞥，久久难忘。

那斑鸠是前些日子来我家的。那天早晨，我躺床上就隐隐听到有咕咕的叫声，来到客厅

一看，就发现斑鸠站在卫生间防盗窗的铁栅栏顶上。它一边转着头，一边发出咕咕的叫声。我戴上眼镜，悄悄走近，到卫生间门口，能看清它的模樣了。全身麻灰色，脖子上有一圈白点，像戴了条珍珠项链，两只乌亮的小眼睛滴溜溜四下里直转。看见我，它伸长了脖子，眼睛盯住我，一副高度警觉的姿势。我回身去厨房抓了一小把米，尽量放轻脚步进了卫生间，把米洒在窗台上，便退至客厅远远地看着它。它再次伸长了脖子，小脑袋警惕地转了半天，终究没敢下来，一会儿就扑扇着翅膀飞走了。

也是，一面之缘，粒米之情，何来信任？

想起冯骥才的珍珠鸟。那原是一种极其胆小怕人的鸟，可在作家的笔下，却出现了一幕幕人鸟相近相亲的动人画面。它会“蹦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茶”，还敢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跳来跳去”，用小红嘴“嗒嗒地啄着我颤动的笔尖”，甚至“啄两下我的手指”。最感人的一幕是，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居然落到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它。待一会儿，扭头

看，这小家伙竟趴在我的肩头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睑盖住眸子，小红脚刚好给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还不时地呷着嘴，睡得熟透了！而在之前，作家可是为鸟儿费了不少心思。根据小鸟的原生环境，他为小鸟准备了舒适又安全的居所，平时喂水添食从不惊动它，也不把它死死囚在笼子里，而是任凭淘气的小雏鸟在屋里飞来飞去，即便它“把灯绳撞得来回摇动”，也从不呵斥。最后，珍珠鸟方能与他亲如家人。

确实，不论何种情形，惟有善意和尊重才有信任，惟有信任和关爱才能创造出人鸟相亲的美好境界。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水田之于白鹭，夏木之于黄鹂，是最安心的所在，是可纵意飞旋的舞台。而鸟儿们一进入人的世界，则常常面临被捕杀的境遇。每每看到那些只能在笼中不断扑腾着的